

将军在黎明前倒下

王 炎 郭春塘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将军在黎明前倒下

王 炎 郭春瑞

02226



北京人民艺术出版社

PDG

晋新登字 2 号

将军在黎明前倒下

王 炎 郭春塘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一分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875 字数: 126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4,500册

ISBN 7-5378-0513-X

I·491 定价: 3.50 元

天色蒙蒙，乌云似铅，几乎要坠到地上来，压得人心异常沉重。

雨，淅淅沥沥，大一阵，小一阵，让人焦躁心烦。

笼罩在雨幕里的太原城，显得异乎寻常的凄凉。街上极少行人，商店虽然勉强还开着门，却没有顾客光临，卖货的无精打采，坐在柜台里打瞌睡。街头巷尾小贩们的叫卖声听不到了，只有沿街乞讨的人，瑟瑟地站在店铺外的房檐下，或蜷缩在饭铺的灶炉旁，借此得到一些温暖。

大街小巷里都流着水，哗啦啦，象小河一样。

绥靖公署的大门两侧，挂着两个大牌子，一边是：山西省政府；一边是：太原绥靖公署；但这时牌子已被高高垛起的沙袋遮了大半。哨兵站在沙袋垛子里侧，时而望望天空，时而瞅瞅街上的流水。他们似乎是盼着雨住天晴，又似乎在盼雨下得更大些。

这是公元一九四八年的仲秋季节。

这一天，是近来唯一听不到枪炮声的一天。然而，却也是这座城市中最显赫的人物——太原绥靖公署主任、几十年来山西的最高统治者阎锡山最烦躁、最焦急、最不安的一天。

此刻，他正在雕廊画柱的中和斋小楼上来回走动。他在思索，绞尽脑汁地思索。

近来的局势变化，让他失望，让他心神不安，甚至有种恐惧感。有时夜里睡觉，突然惊醒，浑身冷汗淋淋，把床单都浸湿了。

目前的时局，对他太不利了。这是他踏上权力顶峰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。雁北、晋南、晋西北已全部落入共产党之手，他竭尽全力想守住晋中，以确保太原，那知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又攻破了祁县、平遥。这一来，使他大惊失色，立即令三十三军军长赵承绶、副军长日本人元泉福出击，定要夺回失地。结果，连所谓最精锐的部队——由日本人组成的“国际纵队”十总队也全部被歼，元泉福自杀，赵承绶被俘，晋中一战，就丢了十二万人马。解放军兵临城下，围困了太原。这怎么能不让他感到焦虑呢？

尽管他意识到处境的艰险，但他是不服输的。他一生中遇到过多次险恶，可是，都化险为夷，让他闯过来了。他先投奔袁世凯，后又反对袁世凯；由反对孙中山，又变为拥护孙中山；联冯倒蒋，又转化为与蒋同床异梦；联日反共又联共抗日。总之，哪头势力大，哪头对自己有利，他就靠哪头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存在就是一切”。眼下，联蒋反共又到了风口浪尖上了，虽然这次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，但他还是十分自信会转危为安。他想出了许多办法：实施“总体战”，建立“战斗城”，用以巩固太原。他提出了“以城复省”的口号，他要大家共渡难关。他一生能处于不败之地的秘诀之一，就是在任何时候，任何事情，以及对任何人都留有余地，不把话说尽，不把事做绝。他常

说：“人不要走极端。别人一丈长的板凳坐九尺，我不，我只坐六尺，给别人留四尺。”可是，在目前遇到共产党的军队围困后，他才领悟到自己做人的箴言被自己违背了。当初，发动的“十二月政变”，把自己推向了反共的阵线，后来，再没有和共产党缓和下来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又跟随蒋介石太紧，终于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极端，弄得山西大局不可收拾。他后悔莫及了，不得不一方面暗中转移财产，提取黄金白银，空运南京，准备离开太原；另一方面作出坚守太原的姿态，向蒋介石求助援兵。他认为，太原是他的发祥之地，绝不能轻易弃城而走！而要不走，就得向蒋求援，向部下鼓气。他常说，无力之理不伸，无理之力必折。意思是，光有理没有武力，谁听你的？光有武力没有义理，则必然失去民众而失败。所以，他要抓军队，只要有可能，就扩充军队，没有军队，就没有一切，就没有他的山西，就没有他的太原。别人叫他是军阀，有人不爱这个称号，他爱，军阀有什么不好，能当军阀的人，都是胸有城府的，他能在山西这块地面上称孤道寡，凭借的就是几十万军队，谁也对他奈何不得。可是，如今共军却兵临城下，围困了他的宝地太原。他那富态红润的面孔，一下变得苍白憔悴了。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他，深谙“晦韬”之计，愤怒时也能笑脸相迎。但是，如今他却再也难以隐藏忧虑于内心了。只是多亏身边有对他体贴入微的五妹子阎慧卿，才帮他稳住阵脚。

阎慧卿穿着淡青色的旗袍，坐在沙发上织着毛线。她是个性情温柔的女人。她最能顺从阎锡山的意愿，善于观颜察色。阎锡山高兴时，她就说家乡的事儿，不高兴时，就说开心的话儿，为他排忧解难。她对阎锡山的生活起居，安排得

十分细微周到。因此，外面传说，他们二人情同夫妻，但知内情的人说，阎慧卿是位心地善良的女人，而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赖女人。阎家兄妹不过仍是兄妹而已。她此刻见阎锡山在地板上来来回回走动了好大一阵，怕他劳神，便笑着说：

“大哥，你坐下歇一会儿吧！”

阎锡山果真坐在了他常坐的那把檀香木太师椅上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这些日子我这眼皮皮老跳，你说这是咋啦？”

“是左眼跳，还是右眼跳？”阎慧卿停下手中的活儿笑问。

“左眼！”阎锡山仍是沉着脸，不高兴地说。

“好。大哥，你没听人说过吗？左眼跳财，右眼跳挨。你是左眼跳，总是要有喜事，又要进财啦！”阎慧卿说时眉开眼笑，她一心一意要哄得阎锡山高兴起来。

“不会，不会，晋中一战，让人家收拾了咱十二万人马。我看是左眼跳挨！”阎锡山微微摇了摇头，脸上仍无动于衷。

“您听我说，你说的事过去几个月了，眼跳是跳未来的事儿。大哥，总定要进财哩，不信，咱俩打赌？”阎慧卿说是这么说，但究竟能不能进财，她也没有把握。

“唉！进财，眼下哪还有进财的路哩！”阎锡山苦笑了一声。

“大哥，你忘啦，不是有句话说‘否极泰来’吗？”阎慧卿故作高深。

“嗯——有道理！”阎锡山听了这句饱含哲理的话，一下来了精神，脸上出现了近日来少有的笑容，点头说，“对，陈搏老祖六十四卦里就有这一卦。我要给高干们讲讲这个高

深的道理，让他们都打起精神来！”

“就是嘛！”阎慧卿见阎锡山真的笑了，她也乐得合不拢嘴，又说，“你不是早就让人到上海跟司徒雷登交涉吗？大概是美援快来了吧？”

“美援固然要紧，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兵援。我给老蒋的电报好几天了，该回电了呀？”

正在这时，听见梁化之在门外咳嗽一声。

“这不，化之来了，你问问他。”阎慧卿笑着说。

梁化之进来，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纸说：“总统来电。”

阎锡山接过电报，连看两遍，脸上的肌肉松弛了，他的失败后的忧虑情绪，让这封电报扫得烟消云散，仿佛在激流挣扎中抓到了救生圈，又爬到了大船上，一切的险风恶浪已不复存在。他兴奋地瞅瞅墙壁上的大挂钟说：“蒋公马上就飞太原来了，化之，你赶紧去通知高干们到机场等候迎接。”

秋雨绵绵。新城机场浸泡在雨水之中。

阎锡山与他的主要高级干部们依次序伫立在飞机场停机坪上，目视着浓云密布的天空。

阎锡山全副戎装，左胯下佩短剑，着上将服。他双目发光，精神抖擞。这是他自晋中战役损兵折将，大伤元气之后，最高兴的一天。

“隆隆”的飞机声，使阎锡山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他仰头朝空中望去，只见一架客机徐徐往下降落，没大一阵，飞机沿着跑道滑行，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蒋介石可谓风尘仆仆了。此时，东北战场正在吃紧，他“御驾”亲往督师，尔后，又飞北平安抚了傅作义，接着便不辞劳苦地飞到了太原。

舷梯处，总统座舱门开了，蒋介石走出舱门，向迎接他的人招手、微笑。他身披黑色披风，精神抖擞。他挺胸昂首，要让阎锡山和众人看到他的进取精神。他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阎锡山的面前，让他收拾山西的残局，让他最后臣服于自己。他心中虽对淋淋秋雨十分厌烦，却显示出了一往无前的姿态。阎锡山目下吃了败仗，而求靠于他，这点他是高兴的。他知道，这位阎老西是个有心计的人，干出的事往往出人意料，就连修铁路也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么窄的轨，他能出来，别人可进不去，要想进去，到他的站就得下车，再换坐他的车厢。就因阎与常人有不同处，他几次想把这位土皇帝吃掉，但是都没能成功。阎锡山吃了共军的亏，不得不向自己伸手求援了，从这点考虑，他心里是高兴的。但在军事上，他又感到沮丧懊恼。

跟在他身后的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，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，还有一位年纪四十，中等个头，穿中将服的人。后边这位将军，连阎锡山都不认识。他叫洪桥，原是三十军的一位师长，不久前刚刚提拔为三十军的军长。

阎锡山带头迎了上去，握住蒋介石的手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总统冒雨而来，实在太辛苦了。”

“佰川兄，久违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”蒋介石亲热地跟阎锡山称兄道弟。他们是结拜兄弟，曾在《金兰谱》上写过，不能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，义同手足。

“总统，身体好啊！为了太原三十万民众的安全，您不

辞劳苦而来，欢迎啊，欢迎！”阎锡山感激地说。

“佰川兄，看来你也很健康。好的，好的！”蒋介石与阎锡山寒暄之后又和王靖国、梁化之、孙楚等人一一握手，然后才进了黑色雪佛兰汽车里。

从新城机场到绥靖公署，沿路站着警卫士兵，他们荷枪实弹，背对公路，警戒着周围的一切。

车队在公路上急驰，溅起了路面的泥水。

在绥靖公署的二楼会议厅，第一次挂起了“领袖”蒋介石的画象。

阎锡山的军政干部，有着众多的组织，各个组织都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不相连属，名称系统各异，他们必须歃血为盟，或者跪拜叩头，宣誓忠于“总司令”、“主任”、“领袖”阎锡山，而根本不提蒋总统。现在，阎锡山要依靠蒋介石支持了，才不得不做出一些样子来，以讨“最高领袖”的欢心。

孙楚、王靖国、赵世铃等人，分别坐在会议厅的长桌两旁。

蒋介石在阎锡山的陪同下走了进来。

赵世铃喊了声“立正”，全体官员挺胸肃立，双目直视。

“好的，好的。诸位请坐，坐，坐。”蒋介石挥手微笑着，坐在长桌的前端。阎锡山、徐永昌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侧的位置上。

蒋介石拿起在座人的名单，说道：“我和在座的诸君，有的已经认识，有的还是初见。为了认识各位，我就直呼大名了。”

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点起名来。叫到谁，谁便答应：“有”或“到”，然后立正站好。他颇为细致而深情地微笑着注视站起来的人，报以表示信任和尊重的目光，点着头说：“好的，请坐！”

他给人们的印象，并不那么踞傲，倒是平易近人。

“化之呢？他怎么没来？”蒋介石扭头问阎锡山。

“就来，就来。”阎锡山又低声对蒋介石嘀咕了几句。

正在这时，梁化之进来了。

“化之，过来过来。”蒋介石向梁化之招了招手，待梁化之走到跟前，拉着梁化之的手，朝大家说，“化之，我早就认识，国民二十八年在重庆训练团就认识了。年轻干练，忠于党国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哩。佰川兄，我说的对吧？”

“对，对！”阎锡山高兴地说。

“洪军长，请过来一下。”蒋介石又向坐在下边的洪桥招手说。

洪桥站起来，走了过去。

蒋介石另一只手拉住洪桥说：“佰川兄，诸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，这位是三十军军长洪桥，三十军的将士近日就可空运太原，来支援山西的战局。”

阎锡山听了这一句话，高兴地带头鼓起掌来，掌声持续了好一阵。

“洪军长初到晋阳，请佰川兄多加指导，请化之和诸位大力协助。诸位都是党国的栋梁，大家要精诚团结，同舟共济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嘛。”蒋介石说到这里，又被掌声打断了。

洪桥向蒋介石、阎锡山行礼，向众人行礼。

人们稍一冷静，蒋介石又说：“太原一定要坚守，洪将军重任在肩，独挡一面，可谓党国砥柱。”

阎锡山听说蒋介石要洪桥“独挡一面”，心中愕然。心想，你还想把我吃掉是怎的，嘿嘿，没那么容易。三十军是你的，这不假，可是，他们来后，那就由不得你了，我要把你的变成我的。

蒋介石又说：“三十军来后，定能挽狂澜于既倒，与太原共存亡。我们要遵守先贤格言，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诸位，自从日本投降以来，国家所以不能中兴，不能搞建设，恢复元气，都因共党捣乱。在剿共的军事问题上，中央有既定方针。共军目前猖獗一时，但中央有战平叛乱之把握。在东北，我军收复了沈阳、四平战略要冲。共军威胁太原，但我们是满不在乎的，满不在乎的。长毛——也就是太平天国，也曾占领南京，僭越伪号，后来怎么样？邪不压正，曾文正公剿灭了长毛。我认为，历史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阎锡山对蒋介石的历史观深表赞同，又带头鼓起掌来，在座的人也跟着拍起手来。

蒋介石呷了一口茶，朝众人点了点头，接着说：“为什么说共党必灭？因共产主义不合中国之国情，也必为国人所反对，为友邦所不容，关键是世界大战必然爆发，盟邦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强国，绝不允许赤患蔓延。第三次世界大战，美国必胜，苏俄必败。美国的胜利，就是自由世界的胜利，也就是我们的胜利。我们是世界反共大家庭中最坚决的成员之一，为了这个信念，我们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不怕牺牲，‘胡虏’不除，何以家为？为反共大业献出自家性命，为党

国损躯在所不惜！不成功，便成仁！”

阎锡山又鼓掌致意。

而洪桥那位三十军军长的面部表情，除了严肃而外，在座的所有的人，都看不出他内心的任何喜怒哀乐。他第一次跟随蒋介石同行，第一次来太原，也是第一次亲耳听蒋介石讲话，他的心情比别人更为复杂。他刚刚就任三十军军长。对这次的升迁，他心中并不那么乐观。他没想到总统要他同乘这头号的，别人决难靠近的专机一同前来太原，这对他来说，实在是诚惶诚恐。不管如何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他对总统是必恭必敬的，也是言听计从的。但当他听到总统说什么美国的胜利，就是自己的胜利时，心中大为惊讶！总统会如此想吗？把自己依附于它国，岂不有失尊严，有失国格吗？要不是他亲耳所听，他是绝对不会相信总统会出此言的。他心中感到不悦，但还是随着大家一起拍着手。

蒋介石的话讲完了，会议也就结束了。他来去匆匆，又和阎锡山密谈了一阵，在太原连一夜都没住，当天就又飞走了。

2

天，还没放晴，只是雨住了。

洪桥独自坐在办公室，心中又烦又乱，思维没有一点头绪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初来乍到，人地两生，也不单单是思念在西安的妻子儿女。他是军人，对于这些早已习惯。那么，他为了什么在烦躁呢？

平时，他是个极干练的人，现在却昏昏然而不知所措。他回忆起自己的全部历史，也找不到这么大的荣耀。好家伙，统帅千军万马的一军之长，得来可太容易了。难道这是他飞黄腾达的里程碑、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吗？

他是河南尉县人，祖辈都是贫苦农夫，从会跑跳时，他就给地主家放牛。十六岁上，西北军在村上招兵，好多年轻人都躲起来了。他却主动报名当兵，人家嫌他长得又瘦又小，不收他。他不吭气，泡在那里不走。一个魁梧的大个子过去摸了摸他的脑袋说：“你回家吧，长得太小了，连枪都背不动，还想当兵？”

“谁说我背不动枪？拿来试试！”他大着胆儿说，显出不服气的神气。

“嗨，还想试试！”大个子笑着说，“当兵要打仗的，你不怕死吗？”

“当然不怕。”他虎着脸说。

“嗯，不错。”大个子听了，心中倒喜欢上了他，但还是摇了摇头说，“你个子太低了，过几年才能当兵。”

“个子低，还长嘛！我有力，不信，咱们比一比。”他说时，挽了挽袖子。

“哈……好，比就比！”大个子大笑着，也挽着袖子。

他们开始了比试。他以为自己学过少林拳，大个子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但在交了两三个回合之后，大个子便一把将他抓住，一下子把他扔了十步开远。然而，他并没摔倒，他以他的灵活，就势站住了。

“这小子，还真有两下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大个子笑着问。

“洪桥。”

大个子又摸着他的头说：“个子高低要讲，更要看真本事。你是个金刚钻，能揽瓷器活。有志气！”

他当兵了。一打听，那个大个子布衣丘八原来竟是总司令冯玉祥。

二十多年了，他由排、连、团长、一直擢升为师长。

他和冯老总无话不谈，兄弟一般，如今，冯老总不在了，他失去了精神支柱。前不久，他没料到蒋总统委他当了军长，又让他乘总统专机飞来太原。这样的荣耀，对他来讲，难道不是非凡的吗？

他想应该好好干，为总统效力，尽忠报国。当总统拉着他的手，把他介绍给大家时，他感到总统对他太好了。他开始是受宠若惊的，现在仔细一想，又觉出这里边有虚假。他把总统与冯老总相对照，更感到冯老总是那么直、坦率

诚。从他参军后，冯老总就让他学习文化，特别是当了军官后，又给他规定了几门课，让他自修。在军事会议开后，冯老总又经常考试他，同时请人为洪桥纠正作文中的差错。抗战时，他当团长，在部队里组织了《战地服务团》，他请来了以群、蒋牧良、臧克家等作家。服务团里有个刘泽锋，人品端正，清廉正直，两人很合得来。他和刘泽锋，还有跟随他多年的戴南结拜为异姓兄弟。那时，他有什么疑难之事，就向冯老总请教，可是，如今，见不到冯老总的了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。他心中明白，他不是总统的嫡系，总统不会对他那么信赖，总统对他的亲昵，不过是作出来的样子，是局势的需要，是要他为守孤城太原卖命。

他思前想后，在地上不停地来回踱步。他那一张瘦脸上充满活力，眼睛出奇的发亮，横卧在眼上的两条眉毛，又浓又黑，眉宇间透出洒脱、机智、坚毅的性格。

忽然，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一个新问题。鲁崇义又为什么不来太原呢？为什么把一个肥缺拱手让给自己呢？鲁崇义是原三十军军长，洪桥只是他的师长。但当三十军奉命要从西安换防到太原时，鲁军长托病不来，这样，军长的桂冠才加在了他的头上。他在鲁崇义手下多年，深知鲁崇义比自己精明，满腹韬略，经纶城府，连冯老总有要事时也要跟鲁商量。鲁崇义确实是位韬光养晦的能手。他完全知道，鲁崇义身体很结实，只不过借病推脱，不想到太原来罢了。

“唉，老军长，你为什么把难题推给我呢？”

他心里这样感叹着：

晋中一战，太原已成空城，解放军取城，易如探囊取物！老子说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。啊！对了，对

了。大儒董仲舒也说，“是福之本生于忧，而祸起于喜也”。这样看来，鲁崇义不来太原，正是他精明之处，我决不能因升官而沾沾自喜了。

不是吗？谁来太原任此职，谁便十有八九会成为蒋阎的殉葬品，鲁崇义看透了这步棋，他自然不来了。而自己由师长升为军长，这分明是“福兮祸所伏”。那么，自己的命运，全军弟兄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。他跟解放军不是没交过手，他明白，解放军这次攻城，决不是骚扰一下，他们最终是要攻破城池的。然而，他已来到这个“笼子”里了，这个围怎么解？要想解围，光靠三十军是不行的，必须多派援军。可是，援军在哪里？总统还会派来吗？如果不派援军来，孤军奋战也难免要全军覆灭。个人牺牲疆场，作为军人，死而无怨，但怎么对得起全军弟兄和他们的父母妻室儿女呢？他想到这里，心情更加沉重了。

他又想起了刘泽锋。刘泽锋是他的结拜兄弟，这次调防时，跟他一样，也得到了晋升，成了三十军的军参谋长。

“唉，他为什么还不来呢？如果他也借故不来，那可真要我的好看了！”

他走到桌子前，提起毛笔，挥毫写下一句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。然后，闭起双眼，陷入了沉思……

“大哥！”

洪桥听到叫声，直起腰来，睁眼一看，只见一个高大个头，面目白净，浓眉大眼的人，微笑着走了进来。他身穿军装，显得十分英俊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笑时露出齐刷刷白生生的两排牙齿，令人更觉可亲。洪桥一跃而起，迎了上去，